

# 从轮船时代到双高铁时代

■ 申屠梅祥

桐庐,从轮船时代到双高铁时代,这个题目中就能感觉到桐庐的发展速度。

在江南公路通车前,我们“南乡人”出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轮船。那时,富春江沿岸有很多的埠,埠就是停靠各种船只的码头,如上杭埠、下杭埠、柴埠、横山埠等等。其实一个埠就连着一条源,如柴埠就连着三源,也就是现在的凤川街道所属的大源,濂源等行政村,南到倒山岭与浦江交界,羊角岭与诸暨、浦江交界,凡水往北,流入富春江的整个流域,就叫源。那时,水流所向,也是人流,物流所向。竹木靠溪流放木排,出行全靠一条扁担两条腿,从山里步行数十里到江边码头才有唯一的“现代”交通工具——轮船。

富春江不仅是桐庐人生活的母亲河,也是经济大动脉,千百年来是承载桐庐的人文故事和物资交流的主要载体。我从6岁第一次乘轮船到上海看望姑妈,到外出参加工作,直至江南公路通车,富春江客轮停航,几十年间乘坐过无数次的轮船,对轮船是有特殊感情的。但它毕竟因为速度跟不上时代发展所需而退出历史舞台。

轮船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多少悲喜故事。记忆最深的莫过于那年,母亲病逝前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而留下了终生遗憾。那天我正在上海出差,收到家里弟弟的电报,获悉母亲得癌症在弥留之际,想见我最后一面。得到噩耗后,心急如焚地将差事交给了另一位同事,自己直接就上了回家的火车。坐了四个小时的快车,又转车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赶到南星桥码头时,已经错过了回东梓关的轮

船。我只得转乘公交车到武林门长途汽车站,换乘去新登的汽车。(那时杭州没有直达江南的汽车)赶到新登时已没有了新登到窄溪的班车。因心有不甘,直接到公路上拦过路的货车,但都没有成功。步行到砚口石灰窑厂拦住了一辆运石灰到窄溪的拖拉机,我才忍饥挨饿,满身灰尘来到窄溪对江的渡口。那时还没有窄溪大桥,过江要靠渡船,天一黑,渡船就不再开航,天又下着毛毛细雨,此时我又饿又冷,想起慈祥可怜的母亲在盼望她最心痛的儿子,不由悲从中来,禁不住在码头失声痛哭,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伤心处。此时一个睡在船上的艄公听见了我的哭泣声走出船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哭着诉说了从上海一路赶来的经过,却在窄溪过不了江,怕是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了。我伤心欲绝的样子感动了艄公,艄公说:“别哭了,上船,我送你过去!”我千恩万谢,过江后给了艄公加倍的船费。从窄溪到家还有十五里的路程,那时,没有任何可代步的交通工具,我只得步行回家。在黑夜里跌跌撞撞紧赶慢赶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结果还是迟了一步,我的母亲等不到我回来见她最后一面,已经躺在门板上了。我揭开盖在母亲脸上的白被单,只见母亲张着嘴睁着眼,我大姐在旁边说:“母亲没有等到你口眼不闭”。此时就是铁石心肠也化作悲伤的泪水,决堤而下,复杂的心境无以言表……。

因此对快捷交通的渴望油然而生,其实在我的儿童时代就对火车有无限的遐想和向往。曾有好多次看到有测量人员扛着测量器具在村庄周边搞测量,都会好奇地围上去看热闹,不知道测量目的是什么?又不敢问,听大人们

说:可能要造铁路。因此在那时的心灵中就驻下了铁路、火车的影子。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家乡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江南公路(桐常线)的开通,就逐步改变了南乡人出行靠单一轮船的岁月。富春江上从窄溪大桥到一桥、二桥、三桥先后开通,彻底打破了桐庐南乡北乡的地理概念。县政府从古老的圆通寺迁往江南,拉开桐庐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序幕。

城市长高的速度如同电影蒙太奇,让我们这些游子归乡时有点“乡下人”进城的感觉,没有向导就要迷路了。从绿树成荫,鲜花簇锦的最美人家门口到迎春路,一眼望去高楼林立,商贾云集,恍惚间不知是到了香港还是上海,最美县城副其实。

若想了解桐庐发展详情,必须到坐落在桐庐的“外滩”的“桐庐县城市规划展示中心”去参观。那里有句响亮的口号:“了解桐庐从这里开始”。那里记载了桐庐设县至今近1800年的历史年轮。在桐君老人及严子陵到范仲淹的人文故事里彰显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一轮轮的城市规划把桐庐妆扮得美轮美奂。从49年解放到58年富春江水电站建成发电;61年桐庐大桥通车;89年获得县级旅游之冠;91年富春江大桥通车;96年富春江二桥通车,320国道改建再到高速、高铁先后通车;中国最美县称号的取得。沿旋转楼梯拾级而上各种建设成就的轨迹把桐庐引向更高的台阶,更远的未来。

展厅转角的荣誉墙上陈列着“国家生态县”“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国际花园城市”“国际乡村示范点”“中国最美县”“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等各种荣誉奖项,从国家级到国际级多达20多项。这是对一代代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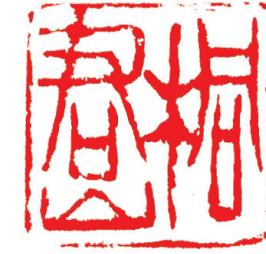
庐人不懈努力取得的成就,最直接的肯定,令我这归乡游子热血澎湃,为身为桐庐人而自豪!

站在城展馆面临富春江的落地玻璃前极目远眺,游子们魂牵梦绕的精神支柱——桐君山,一目了然。此时刘嗣绾那首“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的赞美诗,活脱脱地展现在眼前,与城展馆巧妙地融为一体,仿佛体验了一次“时空隧道”。

再看桐庐县城乡风貌实施计划:桐庐县紧紧围绕“整体大美、浙江气质、杭州意象、桐庐特色”的总体目标,以“自然、传统、现代、和谐”八字方针为指引,“十大专项”为抓手,锚定“省样板”目标。我对乡村振兴桐庐先行,有着特殊的感觉。作为一个归乡的游子能直接见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并为之奉献力所能及的智慧,我为此自豪。目睹臭气熏天的猪栏、牛栏华丽转身为现代化香气扑鼻的咖啡厅、茶吧;断垣残壁的古建筑得以修缮保护,成了游客向往的网红打卡点。也引来中央电视台记住乡愁摄制组,以“百善孝为先”为题,制作了专题片第25集,我曾有幸陪同拍摄一周。

为美丽乡村样板到乡村振兴桐庐先行,全域旅游步步是景,情不自禁为美丽桐庐点赞。看罢“城展馆”再看现实版:桐庐的发展速度已超过了展板的更新速度,看……桐庐东站已于2022年9月22日正式开通运营。从此桐庐不仅彻底告别了出行靠轮船的时代,而且还迎来了“双高铁时代”。它为桐庐的发展插上了高飞的翅膀。

相信如今的游子不会再因交通的迟滞而见不到弥留之际的母亲而遗憾。



■ 陈鹏举

《有忆桐庐严陵濑》:“曾醉平生第一杯,伤心碧豁两眸开。山云自是生樵屋,海气何妨到钓台。子久余年富春住,人微几度听秋来。泷头信宿然灯火,七里潮声响默雷。”

七里泷是这么个地方。没有到过,不曾入梦。到了以后梦的底色,差不多都是它了。那年到了七里泷,感觉余生也晚,感觉相见恨晚。之前,见过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很了不起的画,可惜看了,没让七里泷入梦。想来它是黄的梦,不是我的梦。是画家的梦,不是以零星文字默默生存的我的梦。那晚我喝醉了。之前我也醉过,因酒而醉。那晚不是。七里泷,像另一个我。和自己面对,只能是醉的感觉。之前,喝很多酒,喝到通常说的醉了,我从不觉得。那晚还没举杯,我感觉我已醉了,是平生第一次醉了。至今记得,是醉了之后,我才举杯的。那晚我认识了两个当地的朋友,晓芩和银坤,至今已是暖酒共醉的故交了。那晚我明白了醉是什么?醉,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臣服,毫无芥蒂的臣服。

七里泷,是一种深深碧。这里的山、水,浸染一种深深碧。这种深深碧,是李白曾说过的那种“伤心碧”。碧得致命,碧得教人伤心。伤心的人,自然是没救的。七里泷,真的让我伤心了。这种直至心灵的碧,是生的欣然,也是死的欣然。我想在我之前,郁达夫也为它伤心过、醉倒过。可羡它是他的生地。而于我,它只是梦乡。

寄身山水的人,最好的身份是渔子,是樵夫。寄身七里泷的渔子和樵夫,自然是心灵最舒畅的人。山水是一回事,渔樵也是一回事。七里泷,往来的渔樵,身世等闲,一如山水一色。严子陵、黄公望,和渔樵没什么两样,或者说,是私心感觉自己是渔樵的。临江柴扉、断崖草舍,记得几回烂柯往事。还有百仞高岩上的钓台,也即严子陵钓台,听得到江底游鱼唼喋,还有滚滚前来的钱塘海潮。

黄昏时分,独坐严灝,静观对江连绵高丘,碧水东流。上游的山脉,棱峻夕晖。下游的江面,粼粼波光。这就是七里泷,这就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粉本。只是,再伟大的画家,也画不出七里泷。即使是黄公望,即使是《富春山居图》。黄是尽力了。他是大画家,几乎所有有关画的最好的线条和墨色、气象和格局,他都用上了、具有了,可七里泷,仍有潜力,活在画外。

黄昏时分,七里泷很静,分明是万籁俱寂的境地。我下榻对江草舍,清晨下舟横江而来。三春时分,只感觉自己是一片秋叶,默然无声,落在了这里。夕晖和波光,暗了下来,晚潮声声,远远传来。这潮声,极干净,一声声传来,声声入耳、入心。由此,心底想起了静默的雷。渡我过江的小舟,一时间点起了渔火,七里泷入夜了。静静坐着,不知过了几更。

七里泷

## 叶浅予建兰之歌

■ 朱自明

采文化的雨露滋养心灵的渴盼。

画界宗师,叶老浅予,  
丰厚着我们的文化底蕴,  
用行动践行自强不息的精神,  
用坚强的脊梁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家园。  
教坛明珠,杭州建兰,  
携手扶植,并肩迈步,  
助力桐庐教育高质量发展。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这是县委县政府为民办事的誓言,

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倾力打造了叶浅予建兰,  
强强联手,两架马车合力引擎教育新  
干线。  
蓝图业已绘就,宏图即将大展,  
为了梦想实现,  
我们浅兰人任重而道远。

纵然有千难万险,  
我们用汗水默默平铲;

纵然前路漫漫,  
我们用团结求索向前。

您看——  
浅草在欢声中舒展新绿,  
兰园在笑语里静待奇香,  
中华好儿女,浅兰美少年,  
时光正好,与你相约在浅草兰园,  
最美的遇见传递着无限的温暖,  
用智慧和爱心

托起一方崭新的教育蓝天!

## 登观音尖

“别怕,再接下来沿着小溪走,路没有那么陡了。”

“瀑布引溪长”,涧水清澈见底。途中有松木搭起的临时过桥,一个又一个小石潭,潭中卧石“为坻,为屿,为嵁,为岩”。有小溪相伴,山路弯弯,走起来确实不像刚一开始那么吃力。这时的太阳在东山晃悠,一忽儿照在我们身上,一忽儿又溜回高高的山尖。我们来到一块相对平展的地方,一幢似倒而未倒的泥房前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浙江省桐庐抽水蓄能电站三大专题审查”,在公示牌上,详细标出了工程位置索引图、施工总布置规划图和工程地质图。浙江桐庐抽水蓄能电站已经于2022年11月20日开工建设,按照规划图标示,电站上水库位于双源溪的上游河段(白云源景区上游,为峡谷河道型水库),正是我们一路走来的地方。

“我们脚下的每一步,在电站建成后将没于水库底,以后我们可以跟人说,我们曾在水库底漫步。”何剑的俏皮话引来一阵笑声,在笑声中我们不知不觉走入“箬叶阵”。两边的箬叶长得一人多高,与箬叶擦身而过发出的簌簌声,如果拍电影将会有蒙太奇的音效,乱树背后会不会扑地一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水浒传》“景阳冈武松打虎”的情节突然在脑子里一闪,脚下不由自主就加快了步伐。穿出箬叶阵,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四周一人合抱的柳杉直插云天。这里曾是红旗林场所在地,原芦茨乡红旗林场在1997年到1998年期间撤下山后,林场用房已夷为平地。平地上有一堆灰烬,夹杂着没有烧尽的残枝、木炭,大概是户外登山爱好者曾在这里露营,晚上燃起过

篝火取暖。我们也在稍作休整。

何剑拿出手机,把它固定在一棵水杉上。

“来,闯过了第二关,我们摆个POSE。”

我们三三两两围聚在一起,或坐或站。今天天公作美,气温适合,小寒节气后的太阳披拂在身上,竟有小阳春的温暖感觉。何剑摆弄好手机,按下“延迟拍摄”键,迅速跑到队伍里。

“耶!”

大家不约而同大喊一声,快乐消减了身上的疲惫,我们继续出发。

“还有三分之一路程,转过这片水杉林,再直线上升,就可以看到观音尖的标志塔啦!”

何剑鼓励大家。他一边说,一边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巴掌一半大小的迷你小音箱,《山路十八弯》的歌声瞬间像洒落的阳光在水杉林间闪烁。

“有雪,小心路滑。”

不知谁喊了一声,无路似有路的灌木丛中残留着尚未消融的积雪,放松的脚步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全身的神经也随之一紧。这是一段有轨迹却没有路的上山路线,是“水走的路”,一条水沟,在枯水季节成了路。顺“溪”而上,我像猿猴一样手脚并用,笨拙地攀爬,手中的拐杖反而成了累赘,短暂休整后稍有恢复的元气很快破防,腰腿酸胀,已经挪不动步,真想一屁股坐下去。

“看,云锦杜鹃!”

抬眼看去,“空山不见人”。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上爬,才看到何剑站在一棵树前。

“来,来!”何剑见我吃力的样子,往回走、伸出拐杖拉了我一把,我的爱人又在后面推了我一把。我倚靠在一

棵碗口粗的树干上,气喘吁吁。这棵树就是云锦杜鹃。何剑说,他去年就为了看云锦杜鹃,登过一次观音尖。云锦杜鹃只生长在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上。每年的四五月份开花,花大色美,盛开时宛若霞般美丽。

“喏,已经有蓓蕾了。”

顺着何剑的手所指,我看枝叶间有拇指大的蓓蕾,挺举在阳光里,原来风信子捎来了春信,春天已在枝头萌发。而从这棵树往东南面的山坡上探望,有一片接一片的杜鹃在正午的阳光里泛着深绿色的油彩。越往上走,发现灌木少了,箬叶、茅草、荆棘簇拥在一起,可以把整个人淹没在其中。越接近山顶,植被几乎掩盖了小路,隔5米就看不到前面的人了,却有几棵树列队似的在前面。走进了发现,这些树落叶殆尽、苍干虬枝。“金钱松”,著名的古老残遗植物。由于气候的变迁,尤其是更新世的大冰期的来临,使各地的金钱松灭绝。只有在长江中下游少数地区幸存下来。眼前的金钱松左右对称排列,难道是红旗林场的职工栽下的幸运树?绕过金钱松,已看见观音尖标志塔泛着银白色的光。

登上观音尖,眼前豁然开朗。四周万山纵横,陡然一峰傲立。碧蓝的天空下,北面可见鳞次栉比的房屋,犹如簇拥在一个大沙盘里,桐庐县城亲切可爱;西面牛背脊山脊线波状起伏,蜿蜒而来。这时《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响起,仿佛是从牛背脊上传来牧童的短笛声。站在山巅之上,不见一丝浮云。“向来井处方知隘,今后巢居亦觉宽。”(元代 张养浩)我在心里默默祈祷:“愿山河无恙,愿你我健康。”

## 溪山白云绕芳妍



许国华 作